



桂花

■房小玲（广东）

一夜风过，清香如细雨落下
不见其形，已润透人间梦境
谁在月下轻声叹息
你开得如此安静
像故乡的路，像故人的信

小小的黄花，点燃秋的微光
不争春夏繁华，却在萧瑟中站立
像一场温柔地等待
在冷露里诉说温暖的执念

古老的院墙，青石板湿漉漉
你从时光深处醒来
带着千年的幽香与乡愁
握住记忆的手，轻轻摇晃

秋日广表的绿野

■李光明（江苏）

这铺展到天际的碧野
草木交织，在秋风中轻展
如同一首悠扬的田园诗
是生命的杰作，充盈喜悦

你瞧，田野里稻谷金黄
风一吹，就淌成金色的河
绿坡上牛羊成群，秋虫在絮语
叶子在风中轻诉秋天的故事

金色的季节里，时间缓慢
在这片广阔、温柔的土地上
广表的绿野是大地写的长信
蕴藏着自然的魅力

每株草举着嫩绿的笔尖
每一朵花，都是滚烫的爱
我把这秋天的暖、这土地的甜？
折进心底，永远沉醉岁月芬芳

桂花香飘好时光

■谢正义（安徽）

风路过巷口的旧砖墙
桂花扑簌簌往下掉
青石板上洒满碎花黄
我蹲下身慢慢拾
指尖沾了秋凉

玻璃罐子擦得透亮
装满刚摘的桂花香
撒一把白糖轻轻晃
盖紧木塞贴标签
标好九月二十五

旧布帘在窗台晒太阳
日子慢得好像停住一般
坛口拿细麻绳扎得牢
我总忍不住摸一摸
等香气往里钻

等到初雪压弯屋檐
炉上铜壶呼出白烟
打开封口那一秒
香气扑鼻一激灵
暖透冻红的指尖

小杯倒出琥珀光
抿一口甜到心底
想起捡桂花的那个早上
巷口风还轻轻吹
这坛桂花香飘出好时光

责任编辑：胡全旺
编辑：王晓军 叶桂秀
冯开俊 金 松

花生地里的中秋节

■ 张丹（福建）

儿时的记忆里，中秋节总与乡土间沉甸甸的秋意撞个满怀。大豆要割、高粱要收、玉米要掰，还有那成片成片的花生，得一颗一颗亲手从土里拔出来，摘净了再摊开晾晒，这活儿全凭一双手，少不得耗上日夜。

那年我约莫七八岁，正是能给父母搭把手的年纪。白天跟着在地里拾花生，到了傍晚，便主动担起了给家人送饭的差事。

等暮色把田埂染成灰蓝色，一弯新月刚挂上地头的树梢，爹娘还在花生地里弓着腰忙活。我就哼着跑调的儿歌，踩着田埂上的野草往村里跑，家离花生地有好几里地，一路要绕过好几片玉米田。到了家，赶紧揣上干粮、晾好的茶水、几个凉丝丝的皮蛋，再把爹爱喝的啤酒揣进怀里捂热乎些，又颠颠儿地往回跑。晚风拂过，裹挟着泥土与花生叶的清香，吹得人心透亮。

巧的是，每年收花生的时节，总会撞上中秋节。这

时候，娘就会笑着嘱咐我：“把家里的月饼和点心也带上呀！”这话总能让我乐开了花——那可是娘亲手做的月饼，外皮酥得掉渣，内馅是香甜的芝麻或豆沙，还有各种精致的小点心，每一样都藏着满满的心意。我把这些“宝贝”小心翼翼地装进篮子，一股脑儿都带到了地里。

中秋的夜，月亮像被水洗过似的，又大又圆地悬在天上。我们一家人就围在花生地旁的空地上，借着月光吃月饼、拉家常。那时候总觉得，这旷野上的月亮，是单独属于我们家的。苍穹下，一望无际的花生秧透着清清爽爽的香，月光像流水似的洒下来，把秧苗、泥土和我们都裹在其中，温柔得能把人的心融化了。这月亮也偏心，把最澄澈、最珍贵的光辉都给了我们这些在地里忙碌的小人物，或许是知道，这光里藏着我们最踏实的欢喜。

娘一边给我掰月饼，一

边讲中秋节的来历，说月亮里有嫦娥，还有捣药的玉兔；爹喝了两杯啤酒，脸膛发红，就开始“对酒当歌”，指点着远处的田埂，说着今年的收成、来年的计划，像个指点江山的“大人物”。家里的老黄狗阿黄，也跟着凑热闹，在花生秧丛里打打滚，偶尔抬头对着月亮“汪汪”叫两声，又赶紧跑回来蹭蹭我们的裤腿，尾巴摇得像朵盛开的花。

“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”，此刻才真正体会到这份自在。月光下的田野温柔又安静，朦胧的光影让庄稼多了几分神秘。偶尔从远处的村子里传来几声清脆的口哨，伴着几声犬吠，还有点点灯火在夜色里忽明忽暗，像是星星落在了人间。

吃完月饼，我们又接着下地拔花生。月光洒在手上、花生秧上，像是给干活儿添了把劲儿，手里的动作都快了不少。娘直起腰揉了揉胳膊，笑着说：“真好！今晚

这月亮，可是帮了咱们大忙了！”话音刚落，又一株花生秧被连根拔起，藏在根部的花生果白嫩嫩、胖乎乎，像一群调皮的孩子，争先恐后地从泥土里蹦出来。我满心欢喜地蹲下身，一颗一颗把它们摘下来，堆成小小的“山”。抬头时，月亮仿佛也在对我俏皮地眨眼睛。

夜渐渐深了，露水打湿了衣角，带着丝丝凉意。我靠在堆起的花生秧上，呼吸着夜里独有的恬静，伴着田野里细微的虫鸣，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梦乡。梦里，奶奶哼着熟悉的歌谣，温柔的声音和着田间的风声，格外安心。

后来，我长大了，离开家乡，走过很多地方，见过不同的山，喝过不同的水，也见识过都市的繁华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中秋月圆夜。却再也未见过神那样一轮月亮——它沾着草木香、烟火气，带着花生的清甜、爹娘的笑语，和那个再也回不去的童年时光。



暮歌 摄影 | 孔祥秋（山东）

正义的归途

■ 周基云（安徽）

1990 年国庆次日，城岗派出所接报：姚春生妻子陈广菊失踪。所长秦旺接警后得知，陈广菊中秋节随夫回双庙乡娘家探望骨折的岳父。次日午饭后，她称要帮弟弟收稻，约定次日归家。三天后姚春生未等到妻子，赴岳父家询问，岳母称女儿两日前已离家。

秦旺询问得知，陈广菊常走小路回婆家，仅七八华里需五十分钟。夫妻结婚两年感情和睦，仅因未孕遭婆婆微词，

并无其他矛盾。秦旺向李副局长汇报后，获指示：走访小河源村民、排查关系人、确定最后目击者、筛查前科人员。双庙派出所同步在娘家周边调查，有村民证实陈广菊离村，但因树木遮挡，后续行踪成谜。

案件陷入僵局。秦旺率两名干警骑自行车沿小路摸排，当时农村没有监控，DNA 技术尚未普及，排查前科人员如大海捞针。一周后，陈广菊母亲陈三婶突发执念，称大西塘方

向有异，乌鸦盘旋不散。第四日清晨，她强令儿子小山前往塘北树丛查看。小山掘开异常松动的蒲草丛，腐臭扑面，露出一角花布衫——正是陈广菊离家时所穿。陈三婶当即昏厥，小山狂奔报案。

法医现场勘验确认：死者颈部遭强力扼压致死，死后受侵犯。关键证据来自指甲缝微量皮肤组织，经地级公安技术比对锁定嫌疑人王青文。此人身世坎坷：父亲曾为长途司机，家境优渥，后因

车祸身亡，母亲截肢，家道中落。王青文初中辍学，曾暗恋陈广菊未果，后因盗窃入狱三年。出狱后自暴自弃，案发当日他恰在大西塘挖黄鳝，偶遇独行的陈广菊。

王青文假意寒暄，以送黄鳝为由接近。陈广菊拒绝后，他强行拉扯致其倒地，捂嘴扼颈施暴。作案后他原计划次日逃离，恰逢大规模血样采集行动——民警以健康普查为由秘密采血。王青文强装镇定却难掩慌

乱，血样比对成功，次日在车站落网。

此案成为技术破案里程碑。秦旺退休后常言：“当年破案靠双腿和口舌，后来技术成了最准的秤砣。”案件折射出 90 年代初期基层刑侦的困境与突破：在缺乏高科技手段的年代，传统摸排与新兴技术结合，逐步构建起现代刑侦体系。

技术革新在此案中起到决定性作用。地区公安处对现场提取的生物检材进行深度分析，通过 DNA 比对锁定真凶，这标志着基层刑侦从“经验主导”向“科技支撑”转型。秘密采血行动展现的智慧——以健康普查为掩护完成 DNA 样本采集，既避免打草惊蛇，又确保了证据链的完整性。

案件背后的人性嬗变同样值得深思。王青文从受害者家属沦为施暴者，其扭曲心理源于命运巨变后的自我放弃。而陈三婶的直觉指引，则印证了亲人之间难以言说的心理联结。这种民间智慧与科学手段的碰撞，恰是那个时代刑侦工作的真实写照。

如今回望，这起案件不仅是技术破案的典型案例，更是一部基层刑侦发展史的缩影。从“两条腿一张嘴”的摸排，到 DNA 技术的突破应用，再到大数据时代的智慧警务，科技与传统的融合始终是刑侦进步的主轴。正如秦旺所言，技术终成“最准的秤”，而这把秤，丈量的是正义，称量的更是人心。